



列傳第十九

梁書二十五

散騎常侍姚

一忠廉

撰

周捨

徐勉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顓之
八世孫也父顓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
穎顯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
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
諷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

軍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
祐招苞講捨造坐累折包辭道遠由是名爲口
辯王亮爲丹陽尹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
委焉遷太常丞亮言苞素常承高祖即位博
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沈雲與顯素善重捨才
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
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
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
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

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
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詰儀體法
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
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與人汎論談謔終
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歎服之
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
入官府雖廣夏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
滿積以菽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

為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
校尉未拜仍遷貞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填
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遷太子詹事普通
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
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為有司所奏捨坐
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
五十六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
大中正捨奄至殆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
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

動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
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
田資給諡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
軍簡子捨義該立儒博窮文吏奉親能孝事君
盡忠歷正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
終亡之口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
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
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
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通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
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
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
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為
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
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
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王元

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
難可輕敝衣裾然而元長

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鑒初與長沙宣武王遊
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
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
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
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
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
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
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

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
勉居選官彞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
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
百氏皆為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虐昏高求詹
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
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除散騎常侍領游擊
將軍未拜改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
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
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

王尚書令沈約借

侍勉與國子祭酒張

元為執經王瑩張稷柳

王暕為侍講時選極

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

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

軍並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又

改授侍中頗表解官職假詔不許時人間喪事

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

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

葬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

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
親戚徒各念休及改屬纏纏畢灰釘已具
志孤氣之廢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
為大且人之承余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
爾他事愛憎深淺事與具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
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生斂之
晨申其望生之皆共請曰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
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尋授宣惠
將軍置佐史侍中僕正不與故又除尚書僕射中

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帝王位盡心奉上知無不
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喜得士心
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
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
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
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
憲章尤備因殷革弊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六歸有五即
宗佞所掌與禮言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
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
以禮則肯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
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
則男女失其時爲國形身於斯倣急洎周室大
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
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得晉適魯
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

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
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
葉紛紛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
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漢末曹魏南官制
迭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
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
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
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
前摯虞刪之於末詎而中涼喪亂罕有所遺江

左草創因循而已。蓋草草之風。則未暇伏惟。唯
下睿明。啓運先天。功成無亂。惟武經時。以文作
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先光啓二學。皇枝等
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
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
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
之賁。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
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
之儀。滯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篋懷鉛之彥。

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
教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
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
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
尹王儉。學士亦分在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
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
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
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言本末。隨在南
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

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
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位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
之代頗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
佟之啓省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
天地初草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
省禮局併還尚書僕射曰禮壞樂缺故國
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准但頃之修撰
以情平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摠一不以
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

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
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與士一人人各自舉
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
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汝乃以舊學士左
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
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
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璣掌宣禮右軍參軍
司馬裴之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
後以鎮北記室參軍伏非代之後又以隋代置禮

之掌凶禮昭... 以禮儀深... 使鎮軍將軍... 人同參厥務... 書侍郎周捨... 所掌學士當... 知各言同異... 時又積制旨... 振金聲義貫... 幽微理入神... 契前儒所不... 釋後學

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其列聖旨為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巖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

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百一十二卷四十五

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尚

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一條吉

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尚書合二
十有六卷二百二十四卷一百三十三條凶禮儀注
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一有
七卷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
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
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
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流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
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
令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如變故其數兼倍猶

如八卦之文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
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脩之以
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
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
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勤
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來
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
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郊都文哉煥乎
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頌之天下以爲兵愚心喜

并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絕臣雖幸存
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
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
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
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
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
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接以
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
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省三日

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泣以脚疾轉劇又闕朝覲固
陳求解詔乃資假須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
營產業家無畜積俸祿分贖親族之窮乏者門
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
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其不
才終爲他者嘗爲言誠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
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
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
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

及以福慶致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
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漢言不如一經誥求
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
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
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
又欲舳舻運致亦令化負殖聚斂若此事衆皆距
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紛中年聊
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
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

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旣
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
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
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
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
運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
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亦以爲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

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
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
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
茂密桐竹成陰塋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迥榭
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
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芟蓮雖云入外城闕密通
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老心蓋
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

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寸哉矣今爲天
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
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
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
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爲
烏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
寢立聊可誘歸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
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
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

知又復應沾之語文身既居長故有此及凡
爲人長殊復一易當復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
物後已然後可貴先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助見賢思齊不宜忽略
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可不慎歟今之所教略言此意正謂爲家已來
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
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率課奉公略不
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及日之陽夏日

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履道遙陋館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
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問何務汝
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
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
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度盈箱爾之
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今吾知也記云夫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
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懔卒痛悼甚至不欲久

廢王務乃為客喻其辭曰普通五年春二月
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排喪之間至而舉家
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
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
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
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
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
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者於通論是以深識之
士愆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

明之過取謂友朋足下反過於朝任居端右憂
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
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
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為君侯不取也
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遠義延吳之雅言亦常
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
階庭金柯葉之茂為山累仞惜覆篲之功故秀
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析彼岐路揚子所以留
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排始踰

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
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
得失之際不見喜愠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任盛
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
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
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
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醫藥以子
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黃髮其旋反少壯
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生加以闔棺千里之外未

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青
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
懇勤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
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既貽
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輟去哀命駕脩職事焉中大
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而後特進右光祿大夫侍
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
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江歿啓傳出詔許之遂停

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竝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諡曰簡肅公勉善屬文勤者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為別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部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金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為歸許立碑於墓云

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志食發憤脩身慎言行擇交遊加通屬與王依光日月故

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臨閭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以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列傳第十九

梁書二十五

列傳第二十

梁書二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范岫

傅昭 弟映

蕭琛

陸杲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兗州別駕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口六與沈約俱為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與宗

爲安西將軍引爲三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
驃騎參軍尚書刪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
王子良記室參軍累遷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
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
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
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
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
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
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

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遷遷尚書左
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爲寧朔將軍南蠻
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
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爲
給事黃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
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出爲輔國將軍冠軍晉
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
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爲度支尚書
天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

扶六年領太子左衛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
右衛將軍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
為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年入為祠部尚書
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
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賜錢五萬布百
匹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
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
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竹相至數十年經貴
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

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
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宗世淡事宋竟
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
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
日為雍州刺史袁顛客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
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
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

遺車迎昭時憲宗人通之在坐並嘗出各流通
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
能副及爾遺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
京察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
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
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
朝請齊永明中貝爾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季良
參軍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
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

時臣諱爭求權寵惟昭入南陽宗少保身守正
無所參入竟不罹其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
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
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鹿麕糲常插燭於板牀明
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數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
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將軍王記室參軍長史
校尉太子家令驃騎將軍安三諮議參軍尋除尚
書左丞本州大中正高祖志昭能建康城平
引為驃騎錄事參軍以昭為邊給事黃門侍郎

領著作郎頌之兼御史中丞黃門著作中書
如故天監三年兼左尚書六年尚書參議事四年即真
六年徙為左民尚書未拜出為建威將軍平南
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為振遠將軍中
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
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為左民尚書十一年出
為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已來兵亂郡
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
盛又聞有人云當避之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

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復至數間屋俱
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
變咸以昭正直所以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
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十一年
入為祕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
七年出為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寇害嚴前
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困與
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粟實
銷二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為通直散

騎常侍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尋領秘書監
五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中正如故昭
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
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
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
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矣
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
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
身行己不負閭閻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
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
時年七十五詔賜錢二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
謚曰貞子長子諱尚書郎臨安令次子肱

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厲
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倅餞之賓主俱
懼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
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竝已斑白時人美而服
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
制雖除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

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
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且草褚彥回聞
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
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永元元年
參鎮軍江夏王軍事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
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
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未開
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
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

昏虐狎近羣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
作曾無悛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民向明
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旣明且哲
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屬無悔也尋
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都陽王參軍建安中
權錄事參軍領軍長史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
于兄復爲臨川王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佐成王
錄事太子中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光祿卿太
中大六十四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蕭肅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
訓太一六夫琛年數歲從伯惠聞撫其背曰
必興言宗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
學博立時三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
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
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尹
辟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
明九年魏始通好琛拜命至桑乾還為通直
散騎侍郎時魏遣使道固來使齊帝譙之琛於

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
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長史出
為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尚書
左丞東民日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
周頌烈文閔予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
高祖定京邑引為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
黃門侍郎梁臺建為御史中丞天監元年遷庶
子出為宣城太守徵為衛尉卿俄遷負外散騎

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出爲
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
北僧南度惟賈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
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
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
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行也以書饗鄱陽王
範範乃獻于東宮琛尋遷安西長史南郡太守
母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爲信武將軍護軍長史
俄爲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爲信威將軍東陽

太守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
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
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以祠而避居他室琛
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普通
元年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
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
將軍轉祕書監後軍將軍遷侍中高祖在西邸
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心勳宗老琛亦奉

陳昔恩以早遙中陽夙忝同閤以群迷與運猶荷
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自忘勿談興
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二好音律書
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
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餒餘必陶然致醉大通二
年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
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
疾自解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
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

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
本官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諡曰平子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
刺史父叡揚州治中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
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
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
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
座丞郎竝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

免官又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虜
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詔議參軍司徒從
事中郎梁吉至建以爲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
曹掾天監元年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
建威將軍中軍臨川王詔議參軍尋遷黃門
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史中丞杲性
婞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君官在任贓污數百萬
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
答高祖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

之不杲答曰臣小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
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
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心軍張稷是杲從
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
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具言回祖曰杲職司其
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小畏疆禦六年
遷祕書監頃之爲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八年出爲
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還爲司空臨
川王長史領揚州大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

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如故丁丑年遷司徒
左長史十六年入為左民尚書遷太常卿普通
二年出為仁威將軍臨川內史五年入為金紫光
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
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諡曰質子杲素
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第照學
涉有思理天監初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
家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二十五卷陸氏驪
泉志一卷竝行於世子單少篤隨子有文才仕至

清慎善始令終斯石

不俱以才學著名琛朗

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

杲性婞直無所忌憚既而

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社訶云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列傳第二十

梁書二十六

梁書二十七

陸倕字季常

吳郡吳人也

倕少勤學

倕少勤學

倕少勤學

倕少勤學

倕少勤學

列傳第二十一 梁書二十七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

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

直隸州志補列一

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倅亦預焉辟議曹日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夫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倅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矣

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龍表袞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茲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言非斗斛之能量匹從耳聒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旣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乎叔而靡雕似子雲之朴冠衆善而怡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

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
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既文
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追歲
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
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
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飢虛
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一比我於叔則又方
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古類聞求千里
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

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
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
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
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
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
革高祖雅愛倖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
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
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
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

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太子庶子國子
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
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
爲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
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
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
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博士中庶子中
正並如故守太常卿中止如故普通七年卒年
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續早慧十

歲通經爲童子奉車即卒

到洽字茂公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
曾孫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
書郎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
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
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
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
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
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

鑒與洽兄沼漑竝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
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沼漑俱蒙
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漑遲對曰正清過於
沆文章未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詔為太
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
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四匹高祖謂昉曰
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
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

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
遷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
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
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
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為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
年入為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
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
博士頃之入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
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

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
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准繩不避貴戚尚書省
賄賂莫敢通時鑿與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
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
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
入尚書下合洽兄漑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
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漑省亦以
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
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

五十一贈侍中諡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
諱令曰明北充到長史遂相係周落傷但悲
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殞歿今茲二賢長謝
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
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
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
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
皆海內之俊又東序之祕寶此之嗟惜更復何
論但遊處周旋竝淹歲序造膝忘規豈可勝

說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
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二言
天下之實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
筆弘雅亦足嗟惜隨爲府朝東西日久尤當
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
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南人也父僧紹隱居不
仕宋末國子博士徵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
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

起家奉朝請兄仲舉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
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
軍後爲廣陽令頃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
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尚書駕部郎遷治書
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
博士山賓日膺其選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
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
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
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

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
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
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
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
不稔落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言以
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
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
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
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詩曰平仲古稱奇

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
道傍置宅歸仁里庾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
京三選人將招三選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之用
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
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
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
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
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時年
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實字昭明太子

奉京賻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顯監護喪
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此充信至明常
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悼此賢儒術該通志用舊
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
上交不詭造漆忠規非顯外迹得之曾懷者蓋亦
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耿成疇日
追憶談緒皆為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
酸愴也山廩累居字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
疎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古禮儀

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
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大學士博夫
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卿世孫父
睿有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睿妻
王奂女奂為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睿
為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奂誅睿并見害鈞時年九
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遊好學有患理者
隸書曰為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任昉並

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之。鈞即永興公王也。天監初，拜駟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為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堂東宮書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宮置學士。復以鈞為之公事，免復為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

世如故出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

疾，聞閤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其功，掠但和言，謂責劫帥積賴乞改過。鈞便命追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伍鄰境無復瘡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下愛之手書，誠喻曰：「知比諸德，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實，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餽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

今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
情動不及禮但臬生心少假推年歲罪戾所鍾
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日亂玄黃心
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
滋實聞前典不避梁肉復忝今茲臣亦何人降
此憂愍謹當循復取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
由亭造服闋遷之五兵尚書猶以頓察經時不
堪拜受乃更以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
宮尋改領中少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石
年四十九諡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暕
先揚州治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
閑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
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
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經後
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爲襄
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

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轎車盧陵王託宣參軍昭明
太子聞襄業行啓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
遷中舍人竝掌管記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
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
明太子敬老若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
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
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
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負漿量如方劑始欲
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

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喪年已
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服闋除
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
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
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爲
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嘗入
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旒又於地中得石罈竊怪
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
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

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愛萬餘
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脩城隍為備禦及賊
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其隣郡後言安
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贖貨皆不得其黨莫以
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無在言無益民作
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
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各悔
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罷同載而還因相親

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

功關既罷備共車在

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

守四百二十人詣闕

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初許之又表乞留

襄襄固求還徵為吏部郎遷祕書監領揚州大

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止如故二年侯景

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

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兵郡景將宋子仙進攻

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襄

郡殺侯景太守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之橫

夏侯壹

弟夔
魚弘

章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為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

廟遙嘗為立碑使遠為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遠為參軍後遙光敗遠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遠遂隨眾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為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遠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遠求邊境自効以為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眾五萬來攻郡遠

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遠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遠乘艦徑造橋側魏眾驚馬潰遠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新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新城主竇永仁平小岷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遠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言與揚王象之密啓高祖云裴遠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為始安太守遠志欲

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
或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方不逮古人今為二始
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
遂拒焉行次直濱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
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為竟陵
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為游擊將軍朱衣
直閤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
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
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遷

勒諸將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
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
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
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二
部進爵為侯增邑七百戶諡曰烈遂少言笑沉
深有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
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

流涕遂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

義山國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

軍王為南充除長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
閣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
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
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
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為都督北徐仁睢
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
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諡曰壯子政承聖
中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遼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

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
常隨叔父遠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遠所器重戎
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遠卒于軍所之高隸夏
侯襲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
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救之
高應接仍除假節驍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
反訾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
散走父憂遷京起為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
平之以為譙州刺史又遷為左軍將軍出為南燕

太守監北徐州遷負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
軍西
之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授

南豫州刺史都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
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
舡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
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
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
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
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二贈侍中

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諡曰恭子繼累官太子左

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繼力戰死之

之平字如原之尚第五弟少亦隋征討以軍

以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二郡太

守不行除蕪州長史陽平太守後

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游重

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蓋以

激厲之之橫數曰大丈夫富貴必作一白帽被

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六營田墅遂致殷積太
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三常侍直殿主
帥遷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為貞威將軍隸鄴陽
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
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盩厔
景遣任約上通晉與範令之橫下授示及至範
為死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
立密要大心龍衣盩厔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
以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

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為河東內史又隨王僧
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
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
追景平郢魯江晉等州恒為前鋒臨陣仍至石
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橫與杜顓入守臺城
及陸納據湘州叛。隸王僧辯南討高於陣斬
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遂擒
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後江陵陷齊
遣上黨王高澄攻貞陽侯攻東關高澄王諱承

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
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新城之橫營三周而
魏軍六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
侍中司空公諡曰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曹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宗起家
奉朝請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
荊州置留京師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惠景作
亂曹以捍禦功以驍騎將軍及高
祖起師詳與
長史蕭穎曹協同義與密遣信
都迎曹曹

乃齊宣德皇右令 今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
爲宣城王進位和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
以曹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
監元年出爲宣武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
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
守又遷驍騎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
美八年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
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加綬襲封豐城縣公并州
善有威惠爲邊人所悅以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

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
正十五年出為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
十七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
衛將軍領前軍右軍俄出為明威將軍吳興大
守 在郡復有惠政之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
延三年入為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大府卿
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
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
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

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
克而邃卒乃加置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
王元琛臨淮王元或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

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

遣北道軍元樹帥
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置帥湛僧智魚弘張澄
等通清流稍將入淮肥如屯軍夾肥築城出置軍
後置與僧智還裝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
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元降城五

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八百米二十萬石詔以
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曹
為使持節都督汝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
軍事雲鷹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曹叡率兵
荒百姓多流散曹宜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頌之民
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
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均擗哀贈車騎將軍諡曰
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為曹立碑置祠
詔許之曹為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

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曹
侍御坐高祖謂曹曰夏侯溢於卿疏近曹荅曰
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曹已疏乃曰卿傖人好
不辯族從曹對曰臣聞服屬易踈所以不忍言
族時以為能對曹歷為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
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
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
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
侯妓衣也曹二子誼損誼襲封豷豷城公歷官太

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真字季龍真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真爲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

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真帥壯武將軍裴之德領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二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真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及真至遂請降真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

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法公持軍素嚴必無
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憂乃登城拔魏
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京兵以出軍無
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
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
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憂引
軍屯安陽憂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
義陽北道遂與魏絕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顥達
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顥達憂亦自

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
憂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
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二年
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兖州
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
軍應接起憂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
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
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豫州積歲無戎人頗失業憂乃帥軍入於蒼

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入境內賴之獲兄亶先經此任至是獲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縠飾金翠去亦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贈錢二十萬

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大僕卿譔弟譔少羸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景長史景彞舉兵反譔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奪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譔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

常爲軍鋒歷南譙臨朐竟陵太守嘗語人曰我
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
米穀盡村里民庶盡大夫三世如輕尾之弱草
白駒之過隙人生懼樂富貴幾何時於盡恣意
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
時之絕遷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
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歡之子初爲齊晉安王
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

七尺七寸要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
貽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
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
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
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
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
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又侯景攻黎漿不
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
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並著聲績

晉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
以汝為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
奄三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
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
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
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
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
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
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

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
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陞口四
千二百人器仗充物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
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
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為太子右
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持節督梁南秦二
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
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
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諡

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請弟尤雅
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稱
為二妾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
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
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
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妻率女又
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榮嗣聖有傳
夏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曹
之好學辯給憂之奢者夏侯之弘厚篤行
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三

梁書二十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

南康郡三邑二千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
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
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三者有受貨
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
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敏十六年徵為宣毅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
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
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
關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

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
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
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
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
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
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諡曰簡績
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
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龍衣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教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教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翰紹先至京景以為侍中司空兼中書令兼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更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

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亮會理官猶以
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京師亮會理
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人言必有所資今
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孰有言言兵三千
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言曰定使至京師
訂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
直取王律事必有成縱言後歸無能為也敬禮
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
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一爭不果與建安侯通

理並馮公之地理字季英命曰理第六弟也生十旬
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
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通
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為
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
高祖為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
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
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
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也覽其少識有文才嘗祭

孔文舉墓并為立碑刻文甚美天大清中侯景內
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元會理
入援恒親當矢石為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
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
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為所獲紹先防之甚
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偽請先還京得入辭母
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
兄若至願為言之善為計自勉勿賜以為念也
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

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
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
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
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
理其衆遂駭散為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
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新高祖弟第五子天監八年封
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帝輕車將幸南彭城
琅邪太子承聖元年封合德太子十六年為都督

江州諸軍其... 普通元年徵
為宣毅將軍領石... 英果膂力絕
人馳射游獵應發命... 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
成也嘗與臨賀王正德... 胡貴通起伯... 寺馳
非於高祖前續... 於諸人言... 後三年為使
持節都督南徐... 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

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為
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 聚馬仗

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軍遷... 北將
年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
刺史三年徵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

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為

使持節都督荆梁司雍西... 秦巴華九州諸
軍事荆州刺史中... 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
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 將軍鼓吹一部諡
曰威長子... 嗣

邵陵攜... 世... 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三言... 高皇

學善屬文二十天。明大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為寧遠將軍。東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為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遷寧遠將軍。為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充州。坐事免官。尋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為丹陽王。四年為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於都巷刺殺之。智通

子訴于闕下。高祖令綸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為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為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為安前將軍。丹陽王。中大同元年出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高祖誠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綸乃晝夜

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二
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成新淦公大成等
步騎二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
大道必與賊遇不如塗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
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
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
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千騎馳之賊回拒
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至鍾山衆裁
千人賊圍之戰三日賊乃退還黃城綸復

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
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
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
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
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
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
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
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敷旨喻六承無改

且道之斯美以和為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
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
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逼亂兵斃
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寬閭閻號怛惶增摧
憤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雖知
其狀未喻所然及屆此薄備加覲訪咸云與譽應
接多替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
未識大體曲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
禮爭復以兵乘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

未嗚呼既有書問雲

傳流噴噴其間委悉無

因詳究方今社稷危

則正痛深人非禽虫在

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

八雉未雪余爾昆季在

外三人如不臣難安用

一心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馮憲靈宗祀畫謀夕計共思

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愾須臾

將奈國寬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

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

喪鍾山復誅猶子荆非揚湯止沸吞水療寒苦

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彼非獨罪幸
寬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
料合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
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
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汧外者
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
行即景便不然功兵力坐致成敗醜徒聞此何快
如之又莊鐵小堅作亂久挾觀望懷安二侯以
為名號當陽有事充制手殊廢備境第聞征伐

復致分兵西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
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豐浮江豕突豈不表
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
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心引進
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
置關中已為咽氣况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
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
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為疑比日欲解體故
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裕玄穹德彌赤縣雖

有逆難未亂豈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
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眦咸欲
剗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
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
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
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君幸讀其閒患難具如所
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
所以開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
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閒及到九江安北兄

遂沂流更上全由餽饋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
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
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
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
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
糧儲應贖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
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
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
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
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遣
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
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
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
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

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
以龍祖荆輔所任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
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
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
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
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眾赴焉二年二月忠
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
之不能克死者甚眾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
忠等執綸綸不為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

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
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諡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
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
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撫
軍政吏士有以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
士咸憤怨太平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
尋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
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
後徙封永安市在第五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

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
賊使汝知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
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
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
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
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中郎將廣州
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明多詐城必淪沒因
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端不肯攜王流
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

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賈首赴闕伯超揮刃眦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日死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

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鳥羣虐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道守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湛夫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立者續以勇聞綸聰敏言有才學性險

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數計戰古師於南東風動雲生

史身言曰則黃天數謝春景回本彩跡高野之佳

家王顯乃以高以念也事未幾而移想其言

斷不謂乃王友手及人之甲未得其更耳

入密戰中野野戰者曰景景可天久燧

入顯於托容與來公與戰時

後後戰之其八

顯於文昭



